

## 芦花记

## 主要角色

闵父：老生

闵母：旦

## 情节

春秋时，贤士闵损，幼年丧母，父续娶，继母连生二子。其继母偏爱亲生而疏闵损。一日，闵损随父赴宴，在席前露寒栗状。及归，父责其故意造作出丑人前，以鞭笞之。不意衣破芦花飞出。其父乃悟系继母偏心，以芦花为絮，自难御寒。以故怒遣继母，并欲出之。闵损苦苦哀告其父，以“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单”语劝阻乃罢。其时继母甚愧悔，遂改过善视闵损。

## 根据《京剧汇编》第十四集：刑威明藏本整理

闵父 （内西皮导板） 数九隆冬腊月天，  
（闵损执鞭御车、英哥、闵父同上。）

闵父 （西皮原板） 风雪交加透骨寒。  
父子们前村饮酒宴，  
闵损御车回家园。  
坐在车中抬头看，  
银龙世界似仙山。  
来在门首将车站，

（白） 啊！

（西皮原板） 见奴才抖战怒冲冠！

（白） 噢！你这奴才，暖衣饱食，适才在前村饮酒中间，你在大众之前，浑身战抖，作身上无衣之状，大伤为父的体面。如今回到家来，为何还这样的战抖？

闵损 （白） 哎呀，爹爹呀！孩儿身上衣服不能遮寒，故而如此。

闵父 （白） 哦！你的衣裳不能遮寒，儿来看！你兄弟衣裳与你都是一样的，他身穿绸缎，内絮张棉。他比你年小，他倒不冷，怎么单单你冷？

闵损 （白） 爹爹！孩儿自幼身体软弱，故而寒冷。

闵父 （白） 奴才一派胡言！英哥，看皮鞭伺候！

（西皮摇板） 奴才说话不中听，  
谁不知腊月是隆冬。  
手执皮鞭用力打！

（闵父打，闵损衣飞芦花。）

闵父 （白） 啊！

（西皮摇板） 打出芦花飞当空！

（白） 庭前拷打闵损，芦花飞出。哦，是了。想是他继母那个不贤之人，起下狠毒心肠，要将我这无娘的孩儿活活冻死！这样恶妇，岂能容她，不免将她休回娘家。

英哥！

英哥 （白） 是。

闵父 （白） 请你外公、外婆来！

英哥 （白） 晓得了。

（英哥下。）

闵父 （叫头） 闵损！

闵损 （叫头） 爹爹！

闵父 （叫头） 我儿！

闵损 （白） 我父！

闵父 （白） 儿呀！

闵损 （白） 爹爹呀！

闵父 （二簧导板） 手拉姣儿心好惨！

（回龙） 叫一声闵损儿件件桩桩件件听为父细说根源：

（二簧原板） 大不幸儿的母夭寿命短，  
为父我因姣儿填房续弦。  
实指望娶继母把儿怜念，  
想不到那泼妇为人不贤。  
我命她与孩儿把衣服来剪，  
又谁知儿的晚娘心太偏。  
亲生之子絮张棉，

前房之子她絮芦花不絮张棉。  
 适才间到前村去饮宴，  
 偏遇着北风凛凛大雪纷飞，观只见我的儿战战抖抖，在席前叫为父实不堪。  
 盛饌不餐回家转，  
 吾儿御车浑身战抖无衣一般。  
 为父我见此情心火上，  
 又用皮鞭打衣衫。  
 打出芦花飞满天，  
 才知道儿的继母心肠偏。  
 一样儿子两样看，  
 害的儿，无娘的儿太不堪！泪珠滚滚心似箭穿！  
 我的儿呀！  
 想当初是为父见识太浅，  
 到如今后悔难，儿身冷，父心寒；儿心痛，父心酸；打在儿身，痛在父心，  
 好不可怜！  
 父子们只哭得肝肠寸断……

（外公、外婆、英哥同上。）

外公（念） 忽听来请俺，  
 外婆（念） 来到他家园。  
 外公、  
 外婆（同白） 大姐夫！  
 闵父（白） 哎呀！  
 （二簧原板） 又听得岳父母站立面前。  
 外公、  
 外婆（同白） 我二老有礼了！  
 闵父（白） 你有理，难道我无有理？  
 外公、  
 外婆（同白） 这是怎么讲话？  
 闵父（白） 里面讲话！  
 外公、  
 外婆（同白） 正要到里面坐坐。  
 （外公、外婆同坐。）  
 外公、  
 外婆（同白） 请我二老前来，有何话讲？  
 闵父（白） 小婿有一事不明，要在二位大人台前领教！  
 外公（白） 如此，吾就赐教。  
 外婆（白） 说领教、领教，别说赐教。  
 外公（白） 不错，不错，请教。他姐夫有话请讲当面，何言领教？  
 闵父（白） 请问二老大人：数九寒天，小孩衣裳之中，当絮何物取暖？  
 外公、  
 外婆（同白） 当用张棉。  
 闵父（白） 哦，原来是用张棉。你来看！  
 吾这英哥孩儿身穿绸缎，内絮张棉；我那大孩儿身穿绸缎，内絮芦花，你女儿她、她、她、她……为何如此的心偏哪？  
 外公、  
 外婆（同白） 棉花里边飞上一星半点芦花，也是有的。  
 闵父（白） 你来看，这是一星半点的么？  
 外公、  
 外婆（同白） 这是我们姑娘的错了！  
 闵父（白） 拿把刀来！  
 外公、  
 外婆（同白） 要刀何用？  
 闵父（白） 将我这无娘的孩儿杀了，也是你女儿错了！  
 外公、  
 外婆（同白） 我女儿未曾杀人。  
 闵父（白） 杀了就晚了！  
 外公、  
 外婆（同白） 活着是你家人，死了是你家鬼，嫁出来的女，泼出门的水，我们管不着。走了！

闵父 (白) 英哥!  
 英哥 (白) 在。  
 闵父 (白) 前门上锁, 后门上闩。看你二人哪里走!  
 英哥 (白) 前门上锁, 后门上闩, 连沟眼也堵上。你们谁也别打算出去!  
 闵父 (白) 英哥, 文房四宝伺候!  
 英哥 (白) 晓得。  
 闵父 (西皮摇板) 未曾提笔心意乱,  
 一旦拆散了恶姻缘。  
 恨贱人作事太阴险,  
 苦害我无娘的孩儿理不端。  
 她虽然未犯那“七出”条款,  
 我与你伯劳飞燕分离在两边。  
 写完了休弃书放下了笔砚,  
 快带你女儿回你们家园。  
 (白) 二老请过来!  
 (外婆笑。)  
 外公 (白) 笑什么?  
 外婆 (白) 给咱们面票子, 叫咱们吃面。  
 外公 (白) 这是休书。你养的女儿被人休了!  
 外婆 (白) 女儿快来吧!  
 (闵母上。)  
 闵母 (西皮散板) 忽听堂上唤一声,  
 怀抱姣儿出门庭。  
 爹娘到此来做甚?  
 外公 (白) 可气死我了!  
 闵母 (白) 呀!  
 (西皮散板) 这样光景闷煞人。  
 (白) 爹爹在上, 女儿有礼!  
 (外公不理。)  
 闵母 (白) 母亲在上, 女儿有礼!  
 外婆 (白) 你有理, 为娘无有理!  
 闵母 (白) 你二人为了何事, 如此烦恼?  
 外公 (白) 我也不知道。这有一张字纸, 拿去看来!  
 闵母 (白) 原来是一张休书!  
 外婆 (白) 那是你的贞节牌!  
 闵母 (白) 可知为了何事?  
 外公 (白) 我也不知, 你自己想来!  
 闵母 (白) 啊, 员外! 要休为妻, 不知为了何事?  
 闵父 (白) 你自己作的事, 反来问我!  
 闵母 (白) 怒气不息, 为着何来?  
 闵父 (白) 就为你来!  
 闵母 (白) 为妾身何来?  
 闵父 (白) 我且问你: 二孩儿身穿绸缎, 内絮何物?  
 闵母 (白) 内絮张棉。  
 闵父 (白) 大孩儿身穿绸缎, 内絮何物?  
 闵母 (白) 内絮……这个……  
 闵父 (白) 哪个?  
 闵母 (白) 也是张棉。  
 闵父 (白) 你来看!  
 芦花! 芦花!  
 闵母 (白) 一星半点, 也是有的。  
 闵父 (白) 这是一星半点?  
 闵母 (白) 我只道芦花比张棉还暖, 谁知反成了歹意!  
 闵父 (白) 芦花既是发暖之物, 为何不絮在你养的孩儿身上?  
 闵母 (白) 絮在吾儿身上岂不寒冷?  
 闵父 (白) 难道絮在我那无娘的孩儿身上, 他就不冷么?  
 闵母 (白) 他冷, 与我什么相干?  
 闵父 (白) 二位大人可曾听见?  
 外公、

外婆 (同白) 没听见。  
 闵父 (白) 英哥，将衣服脱下来！  
 闵母 (白) 且慢！脱下衣服，我儿岂不寒冷？  
 闵父 (白) 你的孩儿寒冷，与我什么相干？  
 闵母 (白) 他冷我心疼。  
 闵父 (白) 难道说，把芦花絮在我那无娘的孩儿身上，他冷我就不心疼么？  
 闵母 (白) 你疼你的，我疼我的。  
 闵父 (白) 二位大人，可曾听见？  
 外公、  
 外婆 (同白) 我们耳朵聋。  
 闵父 (白) 似你这等狠毒妇人，拿了休书，下堂去罢！  
 闵母 (白) 呀！  
 (西皮摇板) 员外一言出了唇，  
 羞得我低头难见人。  
 怀抱姣儿出门庭——  
 闵父 (白) 且慢哪！  
 (西皮摇板) 留下闵氏后代根。  
 (白) 这是我闵家之后，焉能叫你带去，留下。快快与我走！  
 闵母 (白) 哎呀！  
 (西皮导板) 在怀中夺去了亲生子，  
 (西皮原板) 不由人一阵阵泪湿衣襟。  
 他闵损就是父母养，  
 难道说我的儿不是娘生。  
 我怀儿十个月，  
 (西皮二六板) 痛苦受尽，  
 又谁知到如今落了个离分。  
 为姣儿累得我精疲力尽，  
 为姣儿日夜哺乳费多少辛勤。  
 絮张棉絮芦花太不公正，  
 因此事将奴家休出门庭。  
 左思右想泪难忍！  
 闵父 (白) 哎呀！再三留恋，好无羞耻！  
 闵母 (白) 呀！  
 (西皮散板) 员外催促不绝声。  
 无奈何带休书娘家去奔，  
 (闵损跪。)  
 闵损 (白) 娘呀！  
 (西皮散板) 闵损上前拉衣襟。  
 娘把休书交儿手，  
 转回哀告老天伦。  
 (叫头) 爹爹呀！  
 (白) 想我母亲，乃是女流，怜小不疼大。今日爹爹将儿母亲休了，抛下我这两个小兄弟，又是无人抚养，爹爹仍然续弦另娶，岂不是又一番劳心。正所谓：  
 (念) 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单。母在尚如此，母去更可怜。  
 (白) 爹爹开恩，宽恕我母亲罢……  
 闵父 (白) 呀！  
 (二簧摇板) 听一言来心好惨，  
 好一个贤孝孩儿闵子骞。  
 儿将休书顶头上，  
 端端正正跪堂前。  
 (叫头) 贤妻！啊，儿的慈母大贤人！  
 (白) 想你虐待我那无娘的孩儿，身絮芦花，你实指望将他冻死。因此，我将你休弃。你来看！  
 (闵父指。)  
 闵父 (白) 我这贤孝孩儿，跪在我面前，苦苦哀求。他言道：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单。看在我儿的份上，休弃之事，作为罢论。因此教他头顶休书，跪在你面前，望你发一点慈爱之心。从今以后，不要虐待我那无娘的孩儿，留他一条小命。漫说是卑人感激于你，就是他死去的亲娘，也感你大恩大德呀！  
 (二簧原板) 躬身施礼把话论，

叫一声大慈大悲大仁大义的大贤人。  
 遭不幸我前妻早年丧命，  
 都只为扶养孩儿才娶你来临。  
 指望你将姣儿用心照应，  
 谁想你丧天良下狠心虐待姣生。  
 你的儿他能够披麻戴孝，  
 我的姣生他也能顶丧驾灵。  
 你的儿他能够光祖耀宗，  
 我的儿他也能改换门庭。  
 你的儿他是那父生母养，  
 难道说我的儿不是娘生？  
 自古道梅花树南枝暖来北枝冷，  
 一样的孩儿你两样心。  
 从今后为人母存心公正，  
 时时刻刻感你恩。  
 发天良改变了偏心任性，  
 就是他去世的娘亲在阴曹地府也感你的大恩。  
 我那不聪敏的妻呀！  
 你若是一味地阴毒凶狠，  
 明有天地暗有鬼神。  
 千言万语说不尽，  
 你来看！  
 我的儿头顶休书端端正正跪在埃尘，口口声声叫娘亲，大贤人你可动心？  
 哦！  
 员外言语是正论，  
 自恨从前太偏心。  
 忙将姣儿来扶起，  
 从今拿你当亲生。  
 夫人哪！  
 你今说话难凭信，  
 快对苍天把誓盟。  
 呀！  
 听一言来跪埃尘，  
 过往神灵听分明：  
 今后再起不良意，  
 黄沙盖脸赴幽冥。  
 谢夫人！  
 一见我妻把誓盟，  
 为丈夫才得放宽心。  
 忙将姣儿交你手，  
 休书扯个碎纷纷。  
 二位大人，请来上席！  
 好难吃的酒哇！  
 贤妻请来上席！  
 你休了我吧！  
 哈哈哈……  
 不要如此，随我来呀！  
 哈哈哈……  
 (众人同下。)  
 (完)